

幽怪錄
任氏傳
幽怪錄
錄異記

續幽怪錄
南柯記
杜子春傳
白猿傳

附拾遺·校勘記
續校及補校

下冊



續幽怪錄

附拾遺・校勘記
續校及補校

李復言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前 定 錄

續錄（及其他二十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龍威秘書琳琅祕室
叢書皆收有此書琳
琅本較勝故據以排
印

續幽怪錄目錄

卷第一

楊恭政

涼國武公李愬

麒麟客

辛公平上仙
薛中丞存誠

卷第二

盧僕射從史

張質

鄭虢州駙夫人

李岳州

韋令公皋

薛偉

卷第三

蘇州客

寶玉妻

錢方義

張庚
房杜二相國

卷第四

續幽怪錄 目錄

張逢

葉令女

蔡榮

李衛公靖行雨

定婚店

鹽言

梁革

續幽怪錄卷第一

楊恭政

李復言編

楊恭政。饒州閔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閒居。雖鄰婦狎說海作拜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常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著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鄰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徧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說海本復下有下字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常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

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準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尙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脩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去無絃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其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卻幾年身。恭政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薜華。誰言今夕夢。俯首視雲霞。旣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清談。海作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

常之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閒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昇其階。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嫵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羣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牀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逐步客於他牀。客倦。起於牀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口口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礪湖王氏。致飯疏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盡隨。而夜可會耳。君

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礮湖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闌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攜羊豕各半。酒數甌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尙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飄運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既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丈餘。兒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況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王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簞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

吏曹見詐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遂巡得報曰：「已敕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爲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縠，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供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斜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旣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旣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不然可卽路。」退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十六，衣上皆畫龍鳳，肩昇下殿。將軍揖介，冒之上，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眞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鳴咽羣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十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旛。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山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業著於國史。故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期。復亞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寢未熟。髣佛門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妖敢入臺門。卽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

非汝輩所知也。聞吏牀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大小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負，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麻，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負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負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負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受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負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實驚欲回，負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負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負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倖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負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兒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窗戶階闥，屏幃牀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戀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

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負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回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卽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負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負取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負曰。我常蓬萊謁大仙伯。明旦於蓮花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旣回。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尙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弃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不知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二

盧僕射從史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錢陽拒命。迹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驪州司馬。旣而逆迹盡露。賜死於康州。寶祿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谿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遣。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更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卻來。湘制匍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卻回。女巫曰。僕射卻回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

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妒相賊。猛於豪賊。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翺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況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去。湘到釐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饅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欲饅之色盈面。俊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俊曰。俊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少故。願請少間。俊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魂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

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卽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俊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俊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俊乃措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旣而俊詣祭酒。祭酒未冠，聞俊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勝之晨，冒責奉謁。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俊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服，伺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勝，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願，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勝措名填之。祭酒開勝，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措去溫字。注俊字及勝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措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卽饌客之約。迨暮，將歸道逢饌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勸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旣而勿復道也。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勸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俊策仕之後，追勸貶降，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生人之窮達，皆自陰騭，豈虛乎哉！